

黃杰與易君左

重刊



易君左

輕車一線風訪台中

民國五十六年深秋，黃達雲先生（杰）以老友情誼約我遊日月潭。他知道我有十多年未遊日

月潭了，湖山雖依舊，但樓閣已改觀，涵碧樓已由日本式的建築成為金碧輝煌的大廈；不但日月潭的環境已改觀，整個臺灣在達雲先生主政五年

的勵精圖治下，進行了總統的訓示，一切都改變了；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教育進步，社會安定，使國防鞏固，人民安居樂業，國際觀感為之一新。這些燦爛的成果，盡人皆知，不必我來歌頌。

我是從臺北乘下午三點（十月十四日）的觀光號火車趕赴臺中的，達雲先生派來了彭河清老弟歡迎我，即乘專車到中興新村省政府。這時，達雲先生正參加兩個重要的會議。大概到傍晚時分，我和他同車直駛日月潭，車中談笑間，入暮抵達。湖上淡煙疏霧漸漸迷濛。

車轉文武廟前小停。以前上文武廟，要從湖濱爬登三百六十五級陡峻的高徑，現在用不着，

汽車可以直達了。站在文武廟前看湖景，也很壯觀。於是再趨車到涵碧樓。登樓，我首先寫出在火車中的一首詩的腹稿：

南行觀感

微雨訪臺中，輕車一線風。高賢開大府，絕域建奇功。終覺農家美，休嗟世道窮。故人難委意，湖上暮煙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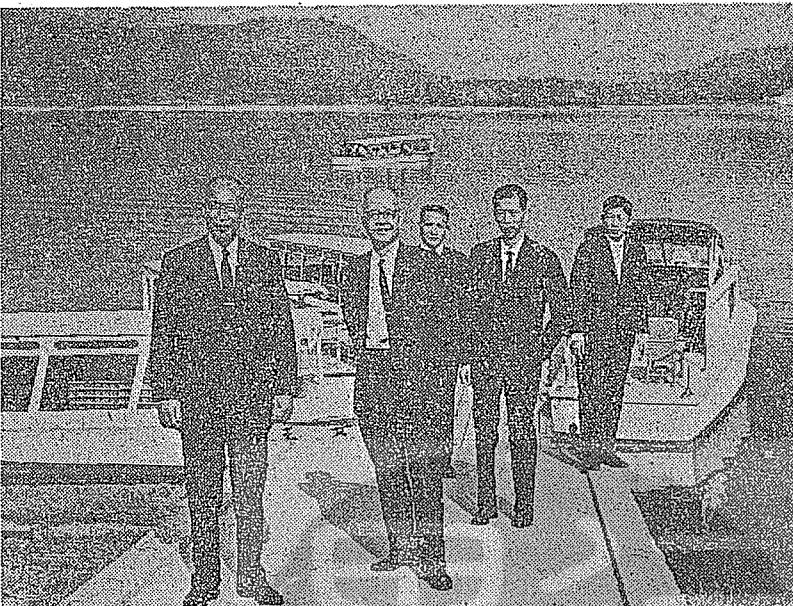
恰巧，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陳裕清先生和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先生也來自日月潭，星野先生偕夫人暨女公子，都在涵碧樓見面。這晚，由達雲先生招待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吃到了日月潭出產的名魚。

飯後，我們在天臺散步。月光穿過浮雲，清輝籠照湖面。萬籟沉寂，但有輕微的笑語。湖上晚風，一陣陣吹來，有點涼意。進入大廳，休息移時，才各自安寢。

達雲先生住在一間最大的臥房裏，我住在隔壁的一間也不小。秋夜、名湖、好友、盛情，這是一個寫詩的良緣，我寫下了一首古風：

生尊祖國尊公所築廬名，因明祖訓，藉署詩名，孝先天下，憂先天下，尤堪敬佩。稍倦時，我吸了一兩枝煙，微微的覺得：「勝地重遊疑夢醒，好詩細讀賴煙薰。」

我最喜歡「小休日月潭漫興」數首，這是達



月潭登岸遊主席達雲先生德化留影

看我，一杯遙夜破春寒」，此是太白敬亭山詩。像這類的詩，我一輩子寫不出來。意境之高，襟懷之大，謀國之忠，愛民之誠，躍出紙面；即論鍊字鍊句，亦有獨到：誇、送、獨三字，不能更動，亦無他字可代。「過梨山機上口占」，「四圍翠色空千里，一往丹心合九州」，寫景言志，何等氣魄！「春暮巡阿里山」，「我看玉山山

雲先生最近的詩作。其中一首我尤愛：「覓句誇山色，停杯送晚霞，獨登高處望，和樂萬人家。」像這類的詩，我一輩子寫不出來。意境之高，襟懷之大，謀國之忠，愛民之誠，躍出紙面；即論鍊字鍊句，亦有獨到：誇、送、獨三字，不能更動，亦無他字可代。「過梨山機上口占」，「四圍翠色空千里，一往丹心合九州」，寫景言志，何等氣魄！「春暮巡阿里山」，「我看玉山山

河內的鷗鵝天之一：「億萬生靈盡倒懸，神州無處不狼煙，誰知百阨千艱日，正是孤軍出塞年。」栖異域，受熬煎，更多羈緒到吟邊；海天春訊終將到，勵此精忠鐵石堅！」其他詞作如采桑子的「離情」、百字令的「寄內」，如「柳總關心，住久蓬萊，誤了鶯聲。」「領輕寒重到，春如舊，屈指堪驚。」而「門外長條幾度肥，蓬萊信美故園非，難忘繫馬江南岸，隔葉鶯聲逐夢歸」一詩，都可以看出作者思家懷鄉的敦厚的情緒。達雲先生於民國卅八年八月奉

傳田野趣，上博廟堂尊。格律陰何細，風華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本意，悠然移情，淡然忘我。「政簡從來標有守，人和畢竟無私」，這是「述懷」中二句，確為治理名言。留越諸詞，如鷗鵝天、浣溪沙、憶江南、南歌子等，都表現了慷慨悲壯的最高情緒，有些句子直逼稼軒，有些際遇也像稼軒。如民卅八年率師入越禦困河內的鷗鵝天之一：「億萬生靈盡倒懸，神州無處不狼煙，誰知百阨千艱日，正是孤軍出塞年。」

先生喜吃煎餅，我也嘗嘗。星野先生一行則比我們起牀更早，早已打槳游湖去了。

陪我們去遊的，是彭河清先生和施長雲先生。我同達雲先生邊走邊談，他挺着腰走，我也提高腳走，不覺已走到湖濱，上了游艇，開向湖心，朝陽的光輝射在面上，有點熱熱的，一陣微風又感覺清涼。抵達湖心的光華島，上去一看，有蕃女三數，正和遊人拍照。我兩次遊日月潭，自然而然都會想到西湖，也會想到西湖的湖心亭。日月潭雖不及西湖的平遠，光華島雖不及湖心亭的清幽，但在高山懷抱中而有這樣一個小湖，使我聯想到登天山而遊瑤池的情景，瑤池也就在天山山頂，也是一個小湖。不過天山是雪山，雪山的倒影映在天池中，那就比日月潭更加美麗了。

我的不意識使我留意一些小動作。我覺得達雲先生隨時隨地都留心觀察。例如經過涵碧樓附近一處走廊，達雲先生發現有一塊爛布掛在花牆上面，他就隨手拿下。坐下遊艇，他就覺得船內座位太低，要伸頸才能看到湖景，說一定要改良。登光華島，吩咐照相的人注重清潔，而且主張將蕃女招待加以整理。雖是小節，也可以看出他的細心。

鼓輪再進，經過一段湖面，湖水更清；迎面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座古廟，聽說總統駐節涵

隔湖鐘聲震涵碧樓

翌日（十月十五日）清晨，同進早點，達雲李杜存。離騷差得似，句句起黃魂。

碧樓時，喜聽隔湖傳來的鐘聲。因爲時間不够，未去遊覽。

先生，他連點首表示非常同意。

秋，悽清涵碧樓
明朝又向湖心去

然後抵達德化社，即以前的化番社，政府爲山包所建的各項設備已換然一新了，土岸皆過木

水泥的碼頭，有幾處裂口，達雲先生用腳踏踏，板，達雲先生又發現有幾塊已腐爛，吩咐再換；

看是否牢實。德化社的村長毛信孝先生，俗稱爲「毛王爺」的，聽到主席蒞臨，連忙出來恭迎。我首先發現一個穿着舊服的中年女子，那就是「大公主」，十數年前我初遊日月潭，觀光化蕃社，這位「大公主」送了我一張玉照，簽上她的芳名，還寫了「君左先生」四字，筆跡清秀，那時她不過十六、七歲，現在聽說已有幾個兒女了。年輕而美麗的姑娘已入中年，我們焉得而不老呢？

參觀德化社一週後，進入一間簡陋的歌舞院聽歌觀舞。這座小型歌舞院是近幾年才有的，若干分鐘表演一場，收費入門。毛先生臨時叫人擺來幾把櫈椅，請黃主席和我坐在正中，殷勤陪侍。大約經過半小時，臺上穿着花花綠綠而全部赤足的番女羣表演了各項歌舞的精采節目，敲竹、撞木、擊鼓，樂器簡單而音節剛勁，舞的姿態健美，動作迅速。我們都靜靜的欣賞，每一節目演

完，一陣掌聲。我看見舞臺是用粗木板鋪成，初時我甚可憐那羣女孩子，我想：為什麼不在地板上鋪上一層地毯呢？接着我想到：若是鋪上地氈就與這整個建築物不調和了，因為這裏一定要充分湧現原始生活的氣氛和情調；而且，鋪上氈毯就無法適用那些古老的音樂工具，木棒竹竿就不能敲擊地面，振振有聲。我把這小小觀感告訴達雲達。

我們正在看得出神，猛不提防，臺上那羣「赤腳大仙」女孩子，一擁而下，不由分說，兩個人挾一個，把我們拉上臺，一同狂舞，包括達雲生先生和我在內。在黃主席方面，可以說是「與民同樂」，我呢，想不出什麼名堂，只好「隨機應變」了。這時，臺上忽撥放了播音的歌曲，非常宏亮，蕃女們花樣多端，按着節拍，對舞環舞，多采多姿，我不知達雲

明朝又向湖心去，翠浮小島環花樹，挽臂一登臨，故人情義深。羣山齊拜揖，衆鳥廻翔急；百戰整乾坤，重逢微笑中。

十年前事猶堪憶，含情脈脈初題識；月夜影婆娑，湖濱聞杵歌。蕃姬旋舞速，擊鼓兼

」了。這時，臺上忽撥放了播音的歌曲，非常宏亮，蕃女們花樣多端，接着節拍，對舞環舞，多采多姿，我不知達靈

先生怎樣應付，我只是亂跳一陣。舞後下臺，捏了一把大汗。彭河清老弟對我笑着說：「您跳得很有節拍呢！」啊，天曉得。我對達雲先生說：這是我跳舞的第一回。達雲先生則說他自己是第一次，首次是在花蓮，參加阿眉族少女歌舞。

舞團，最後還把他抬起來

離德化社已近下午一時餘了，遊艇

把我們送回碼頭。再乘車回涵碧樓休息，四陳、馬諸先生一行也已經回來，我們在湖上始終沒有遇着，用過午餐，各自少睡。為紀念此次勝遊，我寫下了新詞。

四
閱

遊日月潭

丁未深秋，黃達雲兄約遊日月潭，宿涵碧樓。秋水連天，予懷浩蕩；萬籟俱寂

湖山隱隱籠輕碧，湖波淡淡斜陽色

回人望月，月比人還潔，老最怕深



人夫野星馬，授教左君易，任主清裕陳：左至右由：影合上樓碧涵
議參清河彭，子公子之長社馬，長社野星馬，席主杰黃

湖上詩歌：左君易

敲竹，挾晚上高臺，滿臺花亂開。

洞庭秋水明如鏡，湘江落日流霞映，來此小潭遊，滿懷都是愁。凱歌歸故里，小住爲佳耳，垂釣晚菱香，鱖魚三尺長。

何日再登祝融峯頂

下午三時左右，我仍同達雲先生一車，由日月潭回中興新村。臨行，在涵碧樓前由施長雲先生拍了幾張紀念照片，很感謝施先生一路爲我們攝影。「涵碧樓」三字即係達雲先生大手筆，金字嵌空，設計新穎。彭河清老弟說到達雲先生所署的姓名，即「黃杰」二字，無論從正面看反面看都是一樣，非常有趣。前面有一小圃，銅梅花鹿二隻，惜無題額，施先生請我題了「鹿苑長春」四字，以留紀念。

然後登車疾駛，沿途一片青光。森林之美，農村之富，已入畫圖。車中，達雲先生談到臺灣各項建設的成果，特別談到九年國民教育和養豬。每經一處，如果有說明的必要，他總是娓娓而談。例如沿途蕉林茂盛，每株芭蕉都有紙囊包裹，他就說到臺中香蕉已開始爭取日本的外匯。有許多原始森林加以整理後，成爲良好的木材，賺取外匯額甚鉅。道旁叢生的小竹，莖長而直，因風搖曳多姿，我正凝視，他又說這些小竹是做鈑的絕好材料，也賺了很多外匯。幾乎臺灣的一草一木，不但可充裕民生，同時可作爲外匯的資源。這固然由於地大物博的天賦獨厚，但仍應歸功於省政的領導有方。

下午四時餘抵省府。我同達雲先生到他的官邸，前面一座花園，滿植玫瑰。入室稍憩，鄭重

謝謝了主人的情義，知道這一位英明偉大的省政

領導者有些倦意了，而且還有許多重要公文待批理，明天又有省府會議，我實在不敢再叨擾了，於是殷殷辭別出來，由彭河清老弟的引導，趨車環遊中興新村一週，參觀各項嶄新的建設，特別使我感覺興趣的是詳細看了省政資料室一遍，由

於各項精密的統計數字及精采圖片的表現，臺灣省政的長足進展，一目瞭然。中興新村已成爲臺灣全省施政的司令臺，同時也成爲國際人士參觀遊覽的聖地。月前來自香港的老友左舜生先生也參觀過，並有長文刊載中央日報鄭重的推薦，所以我不再複寫了。

這天晚餐由省府新聞處處長周天固先生和彭河清先生招待，假座臺灣銀行中興新村分行，嘉賓尚有分行經理暨中央社諸位先生。若不是陳裕清先生買了一大塊生日蛋糕，我們還不知道這天就是馬星野先生的誕辰呢。星野先生一家準備去著名的梨山一遊，然後返臺北。席間，我們縱情談笑，美酒佳肴，加上主人情誼，而在中興新村，可謂良緣巧合。大家請星野先生吹燭切餅後，開始歡宴。我是一個基督徒，在我看來，這一定是上帝的絕好安排了。所以我即席敬贈星野先生一詩，藉申慶賀。

達公主臺政五年頌

我回臺北後，因念黃達雲先生主長臺政，勞苦功高，今年十二月就是五週年盛大的紀念日。我既已返國定居，成爲臺灣省一個公民，加上老友情份，「秀才人情紙半張」，在道義上應該寫一首長詩道賀。詩如次：

季札觀周樂，洋洋稱大觀；仲尼讚子產，爲政兼猛寬。廣興魚鹽利，管仲相齊桓；突破七十城，名將美田單。允文兼允武，古今引

爲難。達雲主臺政，廢寢兼忘餐，一日已千幾，五載逝水般；勞怨皆不計，但求心所安。元首之股肱，仙禽之鳳鸞。吾歎返國門，逢湖上舟雙槳，暮聚村中酒一壺。神與安排真妙絕，切糕吹燭共嵩呼。

生留爲紀念。

飯後，省府派車送我到臺中，寓鐵路飯店，

承趙梯雲經理殷勤照料。這回來去，也都承鐵路警察局魏魯民段長迎送如儀。我返國以後，最好的印象是人情味濃厚。無論公私，不分新舊，都是一團和氣。

第二天（十月十六日）上午，我因尚有餘暇，入臺中市訪老友陳定山先生，到臺北去了；又知熊天翼先生已去臺北，故未踵門拜訪。正午，忽然彭河清、方強原諸先生引馬星野先生一家也來到鐵路飯店，陳裕清先生則匆匆一宿清早就回臺北去了。午餐是由方先生請客。我同馬先生一家乘下午三時觀光號火車回臺北，結束了臺中之遊。

我回臺北後，把這首詩寫好裱好送給星野先



遊德化社毛信孝村長及其大公主外孫女邀請合影

答君左先生
原詩如次：

日月潭澄秋水鋪，
光華島映一明珠。
既欽開府中興傑，
更仰先生曠代儒。
仙侶同舟還賜句，
弧辰巧合且開壺。
最難鐵路樓前見，
三度相逢喜欲呼。

我們不常讀星野先生的詩，即此一首詩已可見其在詩學上的高深造詣了。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
十日記於北投郊居

不犯，夏臘爲之寒。羊祜墮淚碑，馬援青浪灘，古風巍然存，虎踞兼龍蟠。治政如治軍，愛士如愛官，竽憐充數吹，鍊惜無人彈。偶然興吟詠，吹氣清如蘭，但倚鵝舡屏，誰知躋豸冠？餘生附交末，故園路漫漫，易水歌荆軻，華山臥陳搏。傳經喜杜注，治事勵湯盤。何可以無詩？頌公如砥磬。龍城擁飛將，寶島非彈丸，建國方略宏，復國心力專。乾坤好整頓，自造本無端。風虎從雲龍，

未暮秋，河清、天固仁弟約遊日月潭，喜逢君左先生，共謁達雲主席。適值賤辰，蒙賜佳句，榮幸何似。小遊兩日之間，與先生三度相逢：一在文武廟，再在中興新村，最後在臺中鐵路飯店相值，兩日三相逢，喜極欲躍，似有前緣，因記其事，並和賜詩。星野敬誌。」

紙筆氣象千。鑄歌高唱後，長嘯萬峯巒，湘水嶽雲間，與公共憑闌。

真的有這麼一天嗎？真的有這麼一天！我想：到那時，達雲先生也可以小休，烏紗帽也可以掛起來了，我們再同登祝融峯頂。

最後，馬星野先生有和詩一首，跋云：「丁調換。○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沾洽，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十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版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謹啟